

论	辑
诗	注
绝	
句	
二	
十	
种	

陕西人民出版社
吴世常 辑注

論詩絕句二十種輯注

陝西人民出版社
吳世常輯注

论诗绝句二十种辑注

吴世常 辑注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13 插页2 字数276,000

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8,500

统一书号: 10094·466 定价: 2.60元

前言

诗歌是最早的文学样式之一，没有文字之前，就有歌谣流传了。有了诗歌，就有诗歌评论。孔丘的「兴」、「观」、「群」、「怨」说，钟嵘的《诗品》，《文心雕龙》中的《明诗》篇等，就是我国古代著名的诗歌论著。到了唐代，随着诗歌创作的空前繁荣，诗论著作也就越发多了。除用专论、书信、序跋、传记等方式评论诗歌外，杜甫又创造了以诗论诗的新形式——论诗绝句。自此以后，作者纷起，宋有吴可、戴复古等，金有王若虚、元好问等，明有李濂、方孝孺等，直至清代，更是踵事增华，多不胜数了。

论诗绝句，有组诗（如方孝孺的《谈诗五首》等），也有单章（如杜牧的《读杜韩集》等）、有七言四句的（如王若虚的《论诗诗》等），也有五言六句的（如蒋士铨的《论诗杂咏三十首》）。有的阐述创作理论，有的评论作家作品。阐述创作理论的，有专谈理论（如戴复古的《论诗十绝》等）与兼谈理论（如元好问的《论诗三十首》等）的区别；评论作家的，也有评论一个作家（如龚自珍的《舟中读陶诗三首》等）与评论一批作家的不同。而评论一批作家的，又可分为三种类型：评论几个历史朝代的作家（如王士禛的《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》等），一个历史朝代的作家（如彭蕴章的《题元人诗十二首》等）和一个历史时期的作家（如邓方的《冬日阅国初诸家诗因题绝句八首》等）。可见，在漫长的中国诗歌发展史上，别具特色的论诗绝句，逐步形

成一种形式多样、内容丰富的诗论体裁了。

许多论诗绝句，千百年来传播广泛，影响深远。之所以如此，首先因为它内容凝练，辞约意丰。元稹在《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》中，用了很大篇幅，论述了杜甫的创作思想，可是读后仍感依稀隐约，若即若离。而在《戏为六绝句》里，杜甫只花了很少笔墨，就把他的诗歌理论道出来了，并且观点鲜明，语言流畅。其次，由于论诗绝句的形象生动，意味隽永。当我们读了秦观和韩愈的诗歌作品后，总觉得这两位诗人的风格颇不一样，但一时又难以把它具体地描述出来。此刻如去读一下元好问的一首论诗绝句：「有情芍药含春泪，无力蔷薇卧晚（晓）枝」。拈起退之《山石》句，方知渠是女郎诗。」就对秦观诗的纤弱和韩愈诗的雄浑，不仅因为其对比分明，而感到豁然领悟，而且因为其引证确切，取譬自然，而感到耐人寻味，诗意深长。还有，因为它琅琅上口，易记易传。例如反对摹拟，主张创新，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，有着悠久的传统。从刘勰《文心雕龙·通变》、萧子显《南齐书·文学传》，迄至清代袁枚《随园诗话》、叶燮《原诗·内篇》，无不再三强调，反复阐明。只因散文不便记忆，时间一长，很少有人记住他们的原话了。而赵翼的一首论诗绝句：「李、杜诗篇万口传，至今已觉不新鲜。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」以其浅近的语言与和谐的音调，就把「文律运周，日新其业」的道理，说得鞭辟入里，干净利落，使人读起来上口，听起来悦耳，记诵容易，传播迅速。再就是论诗绝句的作者，大多是造诣很深的诗人。他们有写诗的丰富经验，也有论诗的真知灼见，因而在用诗

歌评论诗歌时，能够较好地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，内容与形式统一。一般说来，他们的论诗绝句，既有较大的理论价值，又有一定的艺术魅力。当然，以上所述，是就那些立论较高、形式完美的论诗绝句而言的。至于某些见解平庸、褒贬肆意、摭拾琐闻，或语言晦涩的论诗绝句，就不在其列了。

然而，以绝句论诗，毕竟不能代替用散文评诗。较之散文，诗歌短小，不能畅所欲言，又为韵语所限，难免发生歧解。如对杜甫《戏为六绝句》的主题，就是人言言殊，莫衷一是。有人说，是杜甫自况（如张戒、杨伦、钱谦益、许宝善等），有人说是告诫后生（如仇兆鳌、浦起龙、沈德潜、翁方纲等），有人说是论诗谈艺之作（如郭知达、朱彝尊、卢世淮、吴见思等）。对其中「纵使卢、王」一首，更是笺释纷纭，是非难辨。有的说「尔曹」指卢、王，此诗意在贬抑王、杨、卢、骆四子，「言汉、魏」之文去古未远，终有《风》、《骚》之气，而卢、王之文比之为劣」（见王十朋《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》）。有的说「尔曹」指后生，此诗意在推尊四子，「龙文虎脊，卢、王其选也，尔曹哂卢、王矣，假令历块过都，则立见其败耳」（见刘濬《杜诗集评》）。又有的说「劣于汉、魏」连读，近「《风》《骚》」重读，「谓逊于汉、魏，却近于《风》《骚》，即不懈而及于古意」（见许宝善《杜诗注释》）。有的说「汉、魏近《风》《骚》」五字连读，「言卢、王亦近《风》《骚》，但劣于汉、魏之近《风》《骚》耳」（见汪师韩《诗学纂闻》）。诸如此类，乃是论诗绝句的局限性。

对于论诗绝句，为了探求其作意，究极其微旨，许多学者曾经做过大量的笺释研究工作。翁方纲对元遗山和王文简论诗绝句的注解，宗廷辅的《古今论诗绝句注》，以及郭绍虞的《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》、《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》，都是名重士林、誉满诗坛的论著。但以其选注绝句有限，未履人心，引为憾事。

《论诗绝句二十种辑注》，博取众长，复有所增益，力求选材精当，笺注简明。原诗只取七言绝句中影响较大者，注释多采众说中有一定创见的；除疏通字句外，概不妄加臆断。又鲁迅先生说过：“我总以为倘要论文，最好是顾及全篇，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，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，这才较为确凿。要不然，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。”（见《题未定》草七）所以乃在每种论诗绝句之前，缀以作者小传，并对原诗写作背景及其论述主旨，略予稽考，稍加评议。虽非卓见，庶备参阅。然而，由于注者浅陋，谬误势所难免。尚希名师益友，毋吝批评指教。

目 录

前言

戏为六绝句·····	杜甫(一)
论诗十绝·····	戴复古(二一)
论诗诗·····	王若虚(三六)
论诗三十首·····	元好问(四七)
谈诗五首·····	方孝孺(九九)
绝句·····	李 濂(一〇六)
与姚叔祥过明发堂共论近代词人戏作绝句十六首·····	钱谦益(一一三)
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·····	王士禛(一四二)
偶题四绝句·····	严震博(二〇三)
论诗二绝句·····	赵执信(二一一)
仿元遗山论诗·····	袁 枚(二一五)
论诗·····	赵 翼(二六九)

道中无事偶作论诗截句二十首	洪亮吉 (二八一)
说诗八首	宋 湘 (三〇八)
论诗十二绝句	张问陶 (三一八)
舟中读陶诗三首	樊自珍 (三三〇)
题元人诗十二首	彭蕴章 (三三七)
冬夜检时贤诗集率缀短章	朱祖谋 (三六四)
论诗次铁庐韵十首	丘逢甲 (三八五)
冬日阅国初诸家诗因题绝句八首	邓 方 (三九五)
后记	(四〇八)

戏为六绝句

杜甫

杜甫（公元七一二——七七〇年），字子美，先本湖北襄阳人，徙居河南巩县，居杜陵，自称杜陵布衣，又称少陵野老，系唐初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。青年时，漫游吴越，齐赵间。李邕奇其才，先往见之，应进士不第。天宝十三年，玄宗朝献太清宫，甫奏《三大礼赋》，帝奇之，使得制集贤院，命宰相试文章，授京兆府兵曹参军。安禄山陷京师，玄宗入蜀，甫逃至凤翔，谒肃宗行在，官左拾遗。因上疏为房琯兵败辩护事，贬为华州司功参军。后移家成都，筑草堂于浣花溪上，世称浣花草堂。上元二年冬，黄门侍郎、郑国公严武镇成都，表甫为节度参谋、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。武卒，甫无所依，乃游东蜀，依高适，既至而高适卒。时蜀中大乱，寓居耒阳，一夕大醉而卒。甫博极群书，善为诗歌，与李白齐名；又善陈时事，律切精深，至千言而不衰，其诗因被称为「诗史」。著有《杜工部集》。《旧唐书》卷一百九十和《新唐书》卷二百一均有传。

《戏为六绝句》，录自《四部丛刊》影宋本《分门集注杜工部诗》卷十六。唐代中期，诗坛有「好古者遗近，务华者去实」（元稹《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》）之风，且「恃华者质反，好丽者壮违」（《新唐书·杜甫传赞》）。杜甫有感而发，作此六绝句，旨在推尊汉魏，

不废齐梁，知人论世，兼取众长，既赞叹「鲸鱼碧海」之雄浑，亦欣赏「清词丽句」之秀美。其眼界之高远，持论之公允，凌驾前人多矣。其中「别裁伪体」与「转益多师」，尤为警策之言。故钱谦益有云，「杜有所以为杜者矣，所谓「上薄风雅，下该沈宋」者是也。学杜有所以学者矣，所谓「别裁伪体」、「转益多师」者是也」（《曾房仲诗叙》）。

一

庾信文章老更成〔一〕，凌云健笔意纵横〔二〕。今人嗤点流传赋〔三〕，不觉前贤畏后生〔四〕。

〔一〕庾信（公元五一三——五八一年），字子山，南阳新野（今属河南省）人。《周书·庾信传》云：「信文采绮艳为世所尚，谓之「庾体」，宿学后生，竞相模范。」郭知达《九家集注杜诗》：「赵（次公）云：诗云「虽无老成人，尚有典刑」。老成者，以年则老，以德则成也。文章而老更成，则练历之多为无敌矣。故公诗又曰：「波澜独老成」（《敬赠郑谏议》）也。」成，指功夫成熟，即下句所云健笔凌云，意境纵横之意。杜诗「庾信生平最萧瑟，暮年诗赋动江关」。《咏怀古迹》五首之一），可与此相参照。

〔二〕凌云，志气高超或笔力矫健。《汉书·司马相如传》：「相如既奏《大人赋》，天子

大说，飘飘有凌云气游天地之间意。」健笔，文笔达炼，指长于写作。徐陵《让五兵尚书表》，「虽复陈琳健笔，未尽愚怀。」纵横，奔放。《南史·范曄传》：「诸《序论》，笔势纵横（放），真（实）天下奇作。」

〔三〕郭知达《九家集注杜诗》：「赵（次公）云：「嗤点，嗤笑点检之也」。」流传，流行传布。郭受《寄谢员外》：「新诗海内流传久」。《庾信传赞》：「扬子云有言：「诗人之赋丽以则，词人之赋丽以淫。」若以庾氏方之，斯又词赋之罪人也。」赋，文体名。班固《两都赋序》：「赋者，古诗之流也。」

〔四〕张溥《读书堂杜诗注解》：「「前贤」谓庾信。」史炳《杜诗琐证》：「「后生」即今人，乃当时浅学之徒。」浦起龙《读杜心解》：「首章提出「老更成」三字，便为后生顶门一针。未句谓听其嗤点无忌惮之言，不觉前贤且生畏矣；为前贤称屈，正使后生知警也。」翁方纲《石洲诗话》：「「不觉前贤畏后生」，此反语也，言今人嗤点昔人，则前贤应畏后生矣。嬉笑之词，以此辈不必与庄论耳。」吴瞻泰《杜诗提要》：「举一庾信以概六代之前贤。嗤点前贤，徒自薄耳。前贤岂真畏后生耶？反言见意。」汪师韩《诗学纂闻》：「首章云：「今人嗤点流传赋，不觉贤畏后生」，乃诘问之言。今人诋毁庾信之赋，岂前贤如庾者，反畏尔曹后生耶？」

王若虚《溇南文辨》：「「庾信文章老更成，凌云健笔意纵横。今人嗤点流传赋，未觉前贤

畏后生。」尝读庾氏诸赋，类不足观，而《愁赋》尤狂易可怪。然子美雅称如此，且讥诮嗤点者。予恐少陵之语未公，而嗤点者未为过也。『仇兆鳌《杜少陵集详注》：「首章推美庾信也。开府文章老愈成格，其笔势则凌云超俗，其才思则纵横出奇，后人取其流传之赋，嗤笑而指点之，岂知前贤自有品格，未见其当畏后生也。当时庾信诗赋与徐陵并称，盖齐梁间特出者。前贤指庾公，后生指嗤点者。』宗廷辅《古今论诗绝句》：「此首论赋。庾子山之赋，自魏、晋而下，允称独步。少陵奋迅，起而绍之，非特词旨藻丽，其一种沉郁顿挫，极有神似之处。入之深，故言之切。《哀江南》一篇，冠绝古今，乃作于入周之后，已在暮年，故云「老更成」也。『凌云健笔意纵横』七字，是庾赋切实注脚，假移作评诗即非是。唐自开、宝以降，国初淳庞之气浸漓，后生辈多觉前贤古拙，恣情评泊，至令绝世名篇，供其嗤点。譬之风狂猥狗，何足与校。『不觉』者，愤词也，非逊词也。』邵二泉《杜诗分类集注》：「公见时尚浮华，每欲人以庾信为法，而以杨、王、卢、骆为戒。故言庾信文章老益成格，笔势纵横而有凌云气象，今人嗤点者未为知道，而后生宿学自不能不起畏于前贤也。』吴见思《杜诗论文》：「庾信之才老而更成，其高峻则笔声凌云，其阔大则意思纵横也。流传至今，反为今人嗤点，则前贤反畏后生矣。」

王、杨（一云杨、王）、卢、骆当时体（一），轻薄为文哂未休（二）。尔曹身与名俱

灭〔三〕，不废江河万古流〔四〕。

〔一〕王，指王勃（公元六五〇——约六七五至六七七年），字子安，绛州龙门（今山西河津）人。明人辑有《王子安集》。杨，指杨炯（公元六五〇——？年），华阴（今属陕西）人，曾官盈川令。明人辑有《盈川集》。卢，指卢照邻（约公元六三五——约六八九年），字升之，号幽忧子，幽州范阳（今河北涿县涿州镇）人。后人辑有《幽忧子集》。骆，指骆宾王（约公元六四〇——？年），婺州义乌（今属浙江）人，曾任临海丞。郝云卿编有《骆宾王文集》。杨伦《杜诗镜铨》：「王勃、杨炯、卢照邻、骆宾王，唐初号为四杰。」当时体，初唐时文体。

〔二〕宋长白《柳亭诗话》：「初唐四杰草昧初开，未脱陈、隋风调，射声逐影之俦不免随人轩輊。」《玉泉子》：「王、杨、卢、骆有文名，人议其疵曰：「杨好用古人姓名，谓之点鬼簿。骆好用数对，谓之算博士。」」郭绍虞《杜甫（戏为六绝句）集解》：「唐史载斐行俭语称「勃等虽有文才，而浮躁浅露」，此又四子立身为文不免轻薄之证。」「轻薄为文」，即指当时人讥笑四杰文体轻薄。

〔三〕洪迈《容斋四笔》：「『身名俱灭』，以责轻薄子」。吴见思《杜诗论文》：四杰「当时文体杰出。今日轻薄之流，为文何似，而哂之哉！以尔之文，不过身名俱灭耳。」

〔四〕洪迈《容斋四笔》：「『江河万古流』，指四子也。」

仇兆鑑《杜少陵集详注》：「此表章王、杨四子也。四公之文，当时杰出，今乃轻薄其为文而哂笑之，岂知尔辈不久销亡，前人则万古长垂，如江河不废乎？」宗廷辅《古今论诗绝句》：「此首论四六。隋、唐以前，以骈俪为文，单行为笔，故梁昭明撰集八代之作，名曰《文选》，明其不取朴率也。第二句「文」字著眼。王、杨、卢、骆是唐初四杰。「当时体」，谓相传共守之体。「轻薄」，则指后生辈。是时昌黎未出，天下尚不知古文，哂之者非哂其四六，哂其体之古拙，犹赋之嗤点庾信云尔。「尔曹」二句，不啻大声疾呼矣。」卢元昌《杜诗阐》：「王、杨、卢、骆号为四杰，亦当时一体，未可妄议。何今文轻薄，反加哂笑哉！岂知轻薄之文，身名俱灭，彼四杰者，其文章浩渺，自与江河同流万古，轻薄者多见不知量耳。「轻薄为文」，谓今人文体轻薄，非为轻薄四杰，如「点鬼簿」「算博士」云云。」汪师韩《诗学纂闻》：「「轻薄为文」四字，乃后生哂四家之语，非指后生辈为轻薄人也。」郭知达《九家集注杜诗》：「四子之文大率浮丽，故公以之为轻薄为文，而哂之未休也。孔子曰：「是故哂之。」下一「哂」字，而许与见矣。唐人《玉泉子》之云载王、杨、卢、骆有文名，人议其疵曰：「杨好用古人姓名，谓之点鬼簿，骆好用数对，谓之算博士」，然则公以之为「当时体」，亦岂过为抵排之说哉？」史炳《杜诗琐证》：「王、杨、卢、骆云云，言四子文体自是当时风尚，乃嗤其轻薄者至今未休。曾不知尔曹身名俱灭，而四子之文不废，如江河万古常流。所谓「当时体」者，非贬辞也。赵注据《玉泉子》称：「时人之议杨好用古人姓名，谓之点鬼簿，骆好用数对，谓之算博士。」而云：「公以为当

时体，岂过为抵排？」是认作贬辞矣。轻薄为文，乃讥嘲四子者之言。卢注以后生自为轻薄之文而反嘲前辈，亦与上句不贯。」刘克庄《后村诗话续集》：「杜子美笑王、杨、卢、骆文体轻薄，然卢《病梨赋》未易贬驳，骆檄武氏多警策语。王《边上》有怀云：「城荒犹筑怨，碣毁尚铭功。」杨挽诗云：「青鸟新兆去，白马故人来」，亦佳句也。」马星翼《东泉诗话》：「子美于古人多所推尊，不特苏、李、曹、刘为所服仰，即阴、何、鲍、庾亦极口赞扬，下至王、杨、卢、骆似可少贬焉，犹以为「江河万古」。此子美所以转益多师，集其大成，后世学者所当效也。」

三

纵使卢王操翰墨〔一〕，劣于汉魏近风骚〔二〕。龙文虎脊皆君馭〔三〕，历块过都见尔曹〔四〕。

〔一〕「纵使」二字另读。卢、王，指上首所云之四杰，举卢、王以概杨、骆。「操翰墨」，即创作诗文。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：「寄身于翰墨」。

〔二〕杨伦《杜诗镜铨》：「谓不如汉、魏之近《风》、《骚》也。」「卢王操翰墨，劣于汉魏近风骚」，乃当时人哂笑四杰语，意思完整，应连读。

〔三〕杨伦《杜诗镜铨》：「《汉书·西域传赞》：「蒲梢、龙文、鱼目、汗血（孟康曰：四

骏马名也。〕之马充于黄门」。《天马歌》：「虎脊两，化若鬼。」句谓超轶绝尘，只在人之自致。「君」字泛指，下「尔曹」乃专指后生。「仇兆鳌《杜少陵集详注》：「龙虎之骏，皆见重于汉庭，故曰「君驭」。」

〔四〕王褒《圣主得贤臣颂》：「过都越国，蹶如历块。」吕延济注：「言过都国疾如行一小块之间。」杨伦《杜诗镜铨》：「王褒《颂》：「过都越国，蹶如历块。」朱（鹤龄）注：「尤文虎脊，虽堪充驭，然必试之历块过都，尔曹方可自见耳。极言前贤之未易贬也。」按：此二句谓果能力追汉、魏，方足跨轶卢、王，不然而漫加嗤点，终未免陷于轻薄也。或谓仍赞王、杨者，非。」

史炳《杜诗琐证》：「「纵使卢王」云云，言卢、王诸人翰墨，虽不及汉魏之近风骚，然其才力雄骏如龙文虎脊之马，堪充君驭，而超越都邑如历片土，俯视尔曹，真下乘耳。」吴见思《杜诗论文》：「接上言纵使卢王操翰，已不如汉魏之作近古矣，时代不同故也。苟得此意，则庾信也，王、杨、卢、骆也，风骚也，皆足取资于古，如马之龙文虎脊，尽可充驭，而过都历块，一往无前矣。」王十朋《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》：「赵次公曰：「言汉、魏之文去古未远，终有风骚之气，而卢、王之文比之为劣。谓文章之妙如龙文虎脊之马，皆可充君之驭，然或过都而蹶，则犹不为不良马也。尔曹指卢、王矣。」刘辰翁《评点杜子美诗集》：「第三诗又只借卢、王反复言之，以为纵使不及汉魏风骚，毕竟皆异材也。尔曹自负不浅，然过都历块，乃可见耳。所以极